



韩沛珩(中)参加情景剧彩排。受访者供图

6岁开始写诗的内江少年韩沛珩

创作上百首诗词 沱江大桥看夕阳写下《西江月》

寻找四川诗词少年

7月13日上午,内江市第六中学初2027届22班学生韩沛珩参加学校期末语文考试。作文题目是关于时间的思考,他借南宋诗人陈著的名句“花有重开日,人无再少年”,写下对青春易逝的思考,劝勉少年惜时奋进。

从3岁背诗到6岁写诗,韩沛珩从小就沉浸于诗词文化的熏陶中,乐于探寻诗词背后的人文情怀和诗人的崇高境界。如今,15岁的他,已创作了上百首诗词,汇编成一本诗集。

期末考试结束后,他将投入中华诗词美育大赛四川省赛的备战中。他说,参加诗词大赛一方面可以温故知新,另一方面可以以赛促学获得新知,提升自我能力。

从背诵到热爱 诗词的故事令他动容

7月13日下午,考试结束后,记者见到了韩沛珩。他穿着校服,戴着黑框眼镜,刚开始有些拘束,但一聊起古诗词便侃侃而谈,眼神中满是藏不住的热爱。

韩沛珩来自内江市资中县,母亲杨女士是当地的一名小学语文老师,传统文化的种子自小便埋进他的生活。

韩沛珩记得,自己3岁左右开始背《唐诗三百首》。“一开始是妈妈让我背,背简单的,后面可以背长一点的篇目。”再后来,文学名著里引用的诗词,比如《红楼梦》中林黛玉写的《葬花吟》,他也一并背了下来。“体会到诗词背后的含义,可以对名著有更深入的理解。”

真正喜欢上诗词,是在韩沛珩六七岁时。朗朗上口的韵律美最先俘获少年的心,此外,诗人跌宕的人生、藏在诗文背后的心境故事,更让他沉醉不已。“有时候,一首诗背后的情感故事可能比这首诗本身更动人。”

他举例,读到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时,豪情壮志油然而生;读到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时,又被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所感动。

6岁吃西瓜写出打油诗 11岁看夕阳创作《西江月》

熟读唐诗宋词后,韩沛珩生出执笔创作的念头,他也想效仿古人借诗抒怀,记录所见所感。

韩沛珩的诗词创作从浅显的打油诗开始。6岁那年,他吃西瓜时随口作了一首:“晚月白白下,坐着吃西瓜。西瓜口感好,一吃就吃饱。”文字质朴直白,满是孩童天真。

年岁渐长,眼界与心境不断拓宽,笔下文字愈发厚重有层次。11岁那年,他在资中沱江大桥上看夕阳西下,有感而发,写下了一首至今最满意的词:

《西江月·桥上观夕》

清风拂袖凭栏,
落日半坠明灿。
碧天滴下胭脂雨,
绿水却将揉散。

青青古道石板,
苍苍云端隐山。
行人欲问英雄去?
不尽沱江流来。



韩沛珩 黄晓庆 摄

词中桥上人来人往、江水奔流向前,历史的沧桑感慨在少年的笔下自然流淌。

沿途美景、社会现象都是韩沛珩写诗灵感,他将这些原创诗作整理到笔记本上。如今,这本原创诗集已经收录上百首作品。

始于背不止于背 总结独属学诗诀窍

在韩沛珩眼中,学习诗词不是为了应付考试,而是通过学习,内化于心、外化于行。历代诗

人藏在诗词里的风骨与胸襟,慢慢塑造着他的修养与格局。

有一次考试考得很差,韩沛珩想起了苏轼的《定风波》:“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?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他安慰自己: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,要有良好的心态。

谈及心中最崇敬的诗人,韩沛珩毫不犹豫选择杜甫。比起精妙文采,杜甫扎根民间、忧国忧民的情怀更令他动容。

多年深耕诗词,他也总结出一套独属于自己的学诗诀窍。

“始于背诵,但绝不止于背诵。”是他最核心的感悟。背诵诗文之余,他习惯查阅史料,深挖诗人生平、创作背景,读懂诗词背后寄托的喜怒哀乐。他也会按题材分类或者横向对比、纵向串联,研读诗词,比如将同一诗人不同阶段的作品对照品读。

以赛促学温故知新 信心满满决心一战

小学六年级,韩沛珩就曾代表资中县水南镇中心学校站上2023年资中县第五届船城诗词大会舞台,面对上千道题库、紧张的飞花令比拼,他日夜苦读刷题,最终拿下小学组一等奖。赛场磨砺,让他对诗词的领悟力大幅提升。

得知中华诗词美育大赛四川省赛正在举办,韩沛珩信心满满,决心一战。他认为,参赛是绝佳的学习契机,因为线上答题重温背过的诗词,可以温故知新。而备赛过程不断接触陌生诗文,又可以全方位提升自身诗词素养。

在班主任黄鹃眼里,韩沛珩阅读量非常广。“班级读书分享和发表观点时,从引经据典和谈吐看得出来,他涉猎很广。”黄鹃说。

在母亲杨女士看来,儿子热爱学习,对诗词古典文化有自己的赏析能力。“大量阅读诗词让他能感受美、体验美、创造美。”

从3岁咿呀背诗,到沱江边凭栏作词,韩沛珩用诗词记录着自己的成长。面对即将到来的中华诗词美育大赛,这个15岁的少年已经做好准备,续写属于他的诗章。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黄晓庆

成都修觉山: 为何被唐诗宋词 轮番“盖章”?

跟着诗词游四川,来认识一下成都的治愈系小山——修觉山。成都向南,新津城东南一隅,修觉山临江而起。它体量不大,山势平缓,没有巍峨奇峰,更谈不上磅礴山势,却凭得天独厚的江天视野与清幽山林,自唐代起便是西蜀知名的人文胜地。

杜甫、苏辙、陆游三位顶流文人登临打卡、亲笔题诗的山头,真的寥寥无几。千年以来,修觉山就像一位沉稳的世外闲人,默默接住了诗圣的羁旅愁、苏辙的旷达意、放翁的江湖情。

杜甫:修觉山头号文旅推荐官

要说修觉山的头号代言人,必然是杜甫。

盛唐上元年间,是杜甫一生难得的安稳时光。结束了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,他在成都浣花溪盖起草堂,终于有了一方落脚之地。可半生漂泊的疲惫、乱世浮沉的郁结,终究难以彻底消散,而清幽静谧的修觉山,就成了

他专属的“情绪疗愈地”。

别人游山是猎奇赏景,杜甫游修觉山是真心把这里当成了归宿。史料记载,杜甫三次登临修觉山,跨春、秋两季,每一次前来,心境不同,笔下诗句也各有滋味。

可以说,修觉山见证了杜甫一生最松弛、最温柔、最不悲壮的一段时光。

苏辙:“盖章”认证川西绝景

杜甫把修觉山写火了数百年,真正让它名气出圈、跻身蜀中名山大景行列的,是宋代三苏一脉。

1059年,苏轼、苏辙奉父亲之命到成都拜见益州路转运使赵抃,返回眉山途中,专程到新津修觉山游览。修觉山有座六角飞翘、卓然独立的六角亭,又称纪胜亭。彼时登高望远,眼前是岷江奔流、平畴千里,远山含黛、江天

无垠,视野开阔到极致。

苏辙挥笔写下《绝胜亭》:“夜郎秋涨水连空,上有虚亭缥缈中。山满长天宜落日,江吹旷野作惊风。纍烟惨淡浮前浦,渔艇纵横逐钓筒。未省岳阳何似此,应须子细问南公。”

自此,修觉山彻底摆脱了“近郊小丘”的标签,从唐代诗人的私藏秘境,变成了宋代文人公认的川西观景“天花板”。

陆游:蜀中漫游,次次不忘修觉山

陆游是修觉山实打实的“老粉”。

南宋时期,陆游任职蜀州,常年流连于川西山水,对新津修觉山更是情有独钟。别人游山多是单次打卡,陆游则是反复路过、反复登临、反复题诗,偏爱程度肉眼可见。

他曾专程赴修觉山揽胜,写下《新津小宴之明日欲游修觉寺以雨不果呈范舍人二首》,也有过途经此地、欲登览抒怀的兴致,留下《过修觉山不果登览》等诗作。相比于杜甫的沉郁温柔、苏辙的开阔疏朗,陆游笔下的修觉山,多了几分清丽鲜活的烟火仙气。

一句“白塔映朱阁,间见青林间”,寥寥数笔,勾勒出山间古寺亭台错落、林木苍翠、白塔红阁相映成趣的绝美画面。没有家

国大义的沉重,没有壮志难酬的愤懑,只剩山水相依的清雅、岁月安然的闲适。

半生壮志未酬的陆游,在修觉山的清风古寺间,得以短暂卸下一身家国羁绊,只做一名赏景赋诗的寻常游人。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

中华诗词美育大赛 四川省赛报名通道:



个人参赛扫码报名



团体参赛扫码报名

云雾中的修觉山。
图据新津区委宣传部

